

随笔苑

冬日断想

牟民

雪

落地后的雪，屏住了呼吸。雪瓣间一个个缝隙，绵里藏针。日历翻过一张张，无语的日历瞪着茫然的眼睛，看满天飞雪。

雪拥抱泥土的姿势，贴心，透骨。以爱的名义，戴上冷面杀手的道具，洗洗尘世，消灭罪孽，封杀病毒，以一颗洁净的灵魂，到原乡扎根。

冰

喜欢冬，就喜欢冰。房檐下一排冷峻，刺向伸出的手，欲念不会冬眠，心依旧发出耀眼的光。

喜欢冬，那就在冰上走走。感受冰的骨骼硬度，咯吱咯吱响动，调动起肢体的积极性，积淀的思想有了钙的支撑。

成熟不在热度，而在冷静中。

雪掩盖了飞行，掩盖了冬的激情。过滤了渣滓的冰，举起洁净，清一清世间的心肺，留出干净的天地，让春芽儿冰雪聪明。

冬日

早睡晚起，一抹胭脂在地平线上，合上了火热的心。隆起的脊背，掩盖着沸腾的黑，牵出隧道这匹白马，掠过酣睡的梦。

淡淡的疲累，睁开黑的眼睛，将羞涩挂在东山。打开冰层，掬一捧水，就着霞光搓红了脸蛋。

依然没有睡醒的模样，把慵懒均匀地洒下来，醉了蹲街头的老人。

能够不偏不倚，温温的手揉着山川，多情的草木摇起爱的颤抖，早恋的芽儿探出了头。

时间

雾纠结在树梢上，拉长了冬夜的梦，太阳选择了两点间最短的距离，给夜腾出思考的空间。有人顾不上思考，饭后一声饱嗝落在桑榆缝隙里。夜晚的胃，有足够的时间，消化沉下来的欲望。冬日是慢下来的思考，适时将落伍的轨迹冰封。抬头看看天空，雾刚开脸，黑夜咕咚就来了。

耄耋之年的父母下炕上炕，打个盹，再下炕，天就暗了。除了吃喝拉撒睡，日子踩着冬天的节奏，越走越深，淹没了时间。

冬风

冬天的风才叫风，带着刀子，顺着骨缝走。春风分不清良莠，夏风携带暴雨油泥，秋风摆出肃杀的面孔，唯有冬风，手握鞭子，粉碎恶魔的罪行。每次寻访，将贪欲打捞一遍。冬天的北风不带一点儿渣滓，质地通透。冬风真实，不虚伪，不掺假，斤两足够，掠过哪儿，都是一门心思，让虚伪者打着哆嗦。冬天的风低沉，贴着地皮飞行，吹醒那些倒下的软骨头，给懒惰的人醒醒脑子。

喜欢冬天，你就会喜欢北风的韧劲，站在高山，吹吹北风，针灸麻木的神经。吻一吻远来的仙女，听一听天籁之音，扎一根红头绳，你会摸到年的辫子。

冬夜

冬除了跟风雪对话，更多的时候是沉默，掩盖满腹心事。把思考和欲望装

进夜的行囊里，黑洞洞的胃，装着五颜六色的萌芽。无声的雪和时间纷纷落下，扑下身子。冬夜排泄出黑色的原罪，经炼丹炉过滤，朝霞满了天空。

冬雨

冬在大口呼吸前，总要憋出眼泪，留恋温柔的季节。冬雨一路冲刷，风雪跟后缠绕掩埋。冬收藏了裸露，给风雪布道出驰骋的舞台。懦弱守着炕头，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融。

那雪下的眼泪，早已冰封。冬懂得，它不需要眼泪。

冬是猎手喜欢的季节，那鹰一般的眼睛盯住蛛丝马迹，躲过陷阱，跟着猎物，寻觅春的缝隙。

太阳雪

云齐刷刷地瘦弱，以飘逸的姿态，给阳光让路，张扬的六角星上，携带太阳的温度，迈开纤纤细步。

仰望的刹那，一枚雪花触摸到嘴唇。云、阳光和雪一起造访，清洗着渴望的口腔。睫毛惬意，脸蛋温润，一朵朵开放的花儿顺着阳光，有序地栽在大地。这个心呀，暖融融的，我也想在的这个时辰，下一场太阳雪，吻一吻这个世界。

冬柳

直到数九寒天，才脱尽最后一根毛发。倾尽了绿，裸露了一身硬茧，张开迎风的嘴唇。我用西北的刀子或绣花针给它警示，以菩萨心为它祈祷。水做的肉身迎着杀戮，总能让杀戮成为陪练。

面对一棵柳，只有沉默，听听鞭子鞭打风雪的声音，听听鞭子爆裂的声音，柳醉了。

一不小心，赶九的足迹已见绿意。

风雪老屋

如同渐渐矮下去的父母，老屋矮到父母的头顶。夜晚，坐在炕头熬时间的父母，听着风雪叫门，早烟味儿把守着。

缓慢的时间紧皱眉头，埋进深深的沟壑。失去了水分的皮肤，让唠叨挤得紧蹙，咳嗽挤满了屋梁。对视的目光厚重而缓缓的，跟老屋步履匀称，不差分毫。

月光慢慢倾斜，雪儿轻轻下落，鸟儿在屋檐下打盹儿。

流星在屋顶上划过，老屋在黑中蠕动着，听得清机器马达的声响。

老屋不老，也不是矮了，它把一半身子扎进了地壳，跟地球一起转。

新生

冬一边敞开怀抱，让寒冷尽情肆虐，一边捂着冬眠的生命，裸露在皮肤上的一棵草，也搂在怀里。冬以催眠的方式，表现它的爱。

有爱，新生便未缺席。凛冽的外表，掩藏着热气蒸腾。每一场大雪是冬的呼吸，吸进的是冰冷，呼出的是麦子温暖的热情。不愧对这爱的付出，麦子睡梦里在向金黄迈进。所有的植物并未停止地下隧道工程。所有的树木，张开豪放的怀抱，跟风雪接吻。

不用风呼唤，草木始终醒着，柔软或者坚硬，都能承受生命的极限。你可以在石头上看到一朵朵冰花，大地裂出思想的口子，风来伴奏，吹一曲新生之歌。

人世间

山那边的风

王忠华

傍晚，我又一次驱车去往城南的养老院。无论黄昏还是清晨，院子里总会看到有三两位老人，在墙根的长椅上坐着。仿佛他们已成了那椅子的一部分——或是微闭着双目；或凝神望着敞开着的大门；或是双手拢袖，雕塑一般……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泊在光阴里。

这情景总让我想起老家村口那些沐着暖阳的老人。他们也这样坐着，目光有时望向西山灰蒙蒙的山峦；有时落在眼前鸡、鸭、狗、猫移动的影子；但更多的是与来往的路人搭着话，即便他们有的耳不聪目也不明，但仍热络地欢喜地看向你：“谁家的嫂？你是家里的老几？”“胖点好，胖点好，有日子没回家了呀！”……眼神是温和的，声音也是温和的，整个人像晒透了的棉絮，软和得没有一丝棱角。

樱桃成熟季，姨喊我们回家，尾巴样地追随在我们的身后。她不喜欢老坐在村口晒着日光，她愿意同我们一样，挎上篮子去东坡。她愿意用她那不太便利的双脚丈量她一生侍弄的土地，后坡、东堽、后沟、南山、西崮……即便是要花费她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到达。

当我看到她几乎以双手攀爬的姿态走入地里，当她两手拍着装满樱桃的鼓鼓布兜，站在缓坡上高声地喊向我们“快看！快看！这么多了”。那一刻，她快乐得像一个炫耀的孩子，引逗得我们开怀大笑。

笑声惊动了一树的鸟雀，扑棱棱四散而去，也摇碎了那一地斑驳的日光。披着日光的我，活像一尊神，立在山野。那是一位与泥土相依共生八十载的老人，与土地剪不断的情结。我们擦拭着眼角溢出的泪水，分不清是欢喜还是无奈。

后来，姨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了，她一生走过的路成了榻前一个模糊的符号，她只能终日倚着床榻了。我轻轻推开那扇虚掩着的木门，扶她坐起来。

“想家了。”她忽然喃喃地说道着。声音很轻，却像一块石头沉沉坠进我的心里。有些话总在一瞬间会让我们鼻子发酸，哽咽在喉。我不敢看她的眼睛——那双眼睛曾经清亮如溪，如今却像蒙了尘的旧窗，望出去，都是模糊的从前。我转身指着窗外的远山：“姨，你看，山梁后的塔尖多像老家南山上耸立着的导航架；那一道道田埂，是不是跟你从前侍弄的坡地一个样？还有山下那条河，亮闪闪的，可不就像咱家门前终年哗哗响着的那条！”

手指就这般虚虚地比画着，话却越说越空。我知道自己在说一个善意的谎。她大约也是知道的，只是我们都愿意借着这个谎，把那条回不去的路，走得慢一些，再慢一些。

“屋后的竹笋，今年的芽该冒得更多了吧？”她忽然说起，语气平常得像在念叨着她的一日三餐。

“天热时，那一片竹荫哗哗地响，比什么风扇都凉快。”

“山楂也该红了吧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如今也没人摘了，听着它们‘噗噗’落在地上，怪叫人心疼。”

“堰墙边的猕猴桃，今年该缠上身旁的那棵香椿树了吧？这样倒也好，省得为它搭架子了。”

“不知家里的那只猫去哪里了？它和狗没什么两样，总愿跟着你满山满岭地逛。”

“园边那棵桃树，村里人都说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呢，雪落时会更甜的……”

姨平淡地说着她的一年四季，仿佛不是回忆，只是推开了一扇门，抬脚就能跨进那个鸡鸣犬吠的早晨。她的双脚又踏在实实在在的泥土上，她的眼睛又看见满坡满岭的绿了。

当我指向远方的那些石堰，忽然想起老家东坡上一层层绵延的堰墙田地。沿着山势垒上去，像大地的年轮。小时候看惯了，不觉得什么。如今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望见相似的弧度，才惊觉那沉默的围拢里，藏着一代代怎样绵长而坚韧的厮守。

“你妈从前常常翻过山梁，去西崮的松树岚里寻找菌菇。那鲜菇还挂着露水，鲜嫩鲜嫩的，被她小心地裹好，翻山越岭送到你乳山的姑姑家。”听着姨的念叨，一碗热腾腾的扎窝面，便在层叠的山峦间，系起血脉里最温热的牵挂。

回程时，无数车辆汇入昏黄的灯火中，映照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。初秋的夜晚从山梁后吹来，凉润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——像干草，像炊烟，像晒透的泥土。

我的脑海里重复着姨说的那句话，很轻很轻的话，却在我心里宛若惊雷：“我想家，我想俺姐……俺姐肯定也想我了。我就想跟她说话。”泪水已不知不觉溢出我眼眶。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山那边的风还在吹。它吹过层层石堰，吹过无人采摘的山楂树，吹过竹梢，吹过所有回不去的路口，最后吹进一双浑浊的、望向远方的眼睛里。

那风里，挟着家的声音。